

十步香草

SHIBU XIANG CAO

刘绍棠



浙江文艺出版社

1247.5

2676

十步香草

刘绍棠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云生

封面设计 靳 斌

十步香草

刘绍棠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5 字数205000 印数0001—465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05-7/I-4

统一书号: 10317·371

定 价: 2.30 元



作者近影

今天，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是个喜庆的日子。长篇小说《十步香草》的写作、修改、整理和文字校对，全部完成。这是我自一九八四年以来写出的第五部长篇小说。

三十七年创作生涯，我一直写自己的乡土，今后也将如此写下去，直到最后一部作品。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二十世纪风貌，为二十一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二十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景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我的名字能和大运河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便不虚此生。

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是我的创作个性。开掘要广，开掘要深，自然成趣，雅俗共赏，是我的艺术追求。

我以一而终。

1986年12月6日4时

作者手迹

刘绍棠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京通县儒林村。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三年五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现在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

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天》，论文《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表和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四部中篇小说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一部短篇小说集：《蛾眉》；以及选集三部。

三十八年创作生涯，致力“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乡土文学创作，出版了三部散文短论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

《蒲柳人家》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翻译成英、法、俄、德、日、泰国、孟加拉、西班牙、阿尔巴尼亚文。中篇小说选集《蒲柳人家》译成英、法、德三种文字出版单行本。一九八五年被载入《世界名人录》（1986—1987年50版）。一九八七年又载入英国剑桥《当代世界名人录》和《世界作家名人录》。

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
之邑，必有忠士。

——汉·刘向《说苑·谈丛》

《畿辅通志》：“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潞、浑二水夹会于东南，幽燕诸山雄峙于西北。舟车辐辏，冠盖交驰，实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

关于通州的历史沿革，节录《图经志书》的记载如下：
“通州本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战国皆属燕，秦属渔阳郡，两汉本潞县及安乐县故地，皆渔阳属邑。魏晋以降，属幽州。后魏置潞郡，隋开皇初省入涿郡。唐武德二年于此置元州，领潞、临洺、无终等县。贞观元年，省元州，后为潞县，后以水患徙治安乐故城，今州之东北即旧治地也，历五代皆因之。至金天德三年，升为通州。元因之。领县二，曰潞，曰三河。隶大都路。洪武元年闰七月内附，并潞县于州，仍以三县隶焉。”《钦定四库全书·图经志书》卷一百八：“通州明属顺天府，本朝因之。顺治十六年，省潞县入州。”民国以来，改通州为通县，直到如今。然而，通县只是写在书面上的称谓，本地老百姓仍旧自称通州，代代相传不改口。

瘦死的骆驼也比羊大。通州虽被民国降了格，可仍然划为

甲等县，先后曾是燕京道、京兆道、蓟密行署和伪冀东自治政府的首邑。全国解放以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通州又是管辖十三县一个市的专员公署所在地，自古至今高出邻县一等。

当年，一京二卫三通州，北京是老大，天津是老二，通州排行老三。老三虽不能跟大哥平起平坐，挨肩的弟兄也小中见大。眼下，通州是北京所属的一个县，却仍是京郊各县之首，城内人口二十万，可算得市中之市。

通州的万寿宫大街，好比北京的东西长安街，从东到西横贯全城，将全城南北一分为二。万寿宫大街左右延伸，东到北运河西岸，向西衔接京津公路新干线，一竿子插到底，跟东西长安街挂了钩，直通京西石景山，全程将近百里，正是首都骨干。

万寿宫大街东段，又是通州的闹市区。饭店、酒楼、旅馆、客栈、影剧院、俱乐部、百货公司、副食商场、农贸市场、汽车总站……大大小小串糖葫芦，嘀哩嘟噜葡萄珠子，远听市声嘈杂，近看一锅人粥，沿街已经没有几家住户了。

万绿丛中一点红，闹中取静小胡同。在这几年兴旺起来的农贸市场的把角之处，还残留着一条曲径通幽的鸡肠巷子。只因地处汽车总站之外，北运河边的老河堤下，藏头缩脑在背静角落，过去并不起眼儿。谁想，农贸市场一年比一年红火，这条小胡同的地位竟也跟着水涨船高，尤其是座落在胡同把口，背靠着大街的那个小四合院，更是寸土寸金的宝地。

这条小胡同，曲里拐弯，南北走向。南起万寿宫大街路北，北到鼓楼东大街路南，进出口比北京大栅栏的门框胡同

还窄二尺，两个人走碰头得侧身而过。门牌号码，大小三十六座院落，户口本上，六十四姓一百零八家。

地名安乐窝儿，因晋封刘禅于此而得名。这并非写小说的人凭空捏造，而是有史可考的。《太平寰宇记》曰：“安乐故城汉县。”《后汉书·吴汉传》注云：“安乐，县名，属渔阳郡。故城在今幽州潞县西北。”吴汉“承制拜安乐令”。《水经注》曰：“沽水南径安乐县故城东，晋书地道记曰：晋封刘禅为公国。俗谓之西潞水也。”前文已经引用的《图经志书》所载：“贞观元年，省元州，后为潞县，后以水患徙治安乐故城，今州之东北即旧治地也。”可见目前的通州，便是汉唐时代的安乐县所在地。而潞县旧址，《通州志》记曰：“古城在城东八里甘棠乡，周围四里……今观遗址乃似邑墟，或曰即潞县。”《钦定日下旧闻考》补充写道：“古城遗址今尚存，地名古城庄。”现在的古城庄仍旧存在，不过改叫古城村。通州百姓，刘居首位，人口最多，可能都是阿斗子孙或家臣的后裔；此外，还有姓安、乐、单（禅的转化）的，据说也是阿斗家族的旁支远脉。

不过，座落在安乐窝儿胡同南口，背靠万寿宫大街的那个小四合院的主人，却不姓刘而姓邳。《国名纪》中写道：“潞，高阳氏后，邳姓，汉属渔阳。”由此看来，姓刘的虽是通州第一大姓，资历却比姓邳的浅多了。

但是，历代史学家和研究楚辞的学者，都考证高阳氏封于楚，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湖南，或姓熊，或姓屈，屈原便是“帝高阳之苗裔”，跟据楚为王的姓熊的是本家。那么，怎么会有一支高阳氏的子孙跑到当时地属燕国的潞安家落户呢？笔者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仍然不得而知。然而，

通州现今姓邳（转化为郢）、熊、屈的人家虽不算多，也不算少，足见《国名纪》所言非虚。

邳姓本有家谱，可惜一九六四年十万干部下通州，四清运动打歼灭战，一把火将邳氏家谱烧得灰飞烟灭，不但难以寻根，而且可能断种。硕果仅存，死抱着姓邳不改的，只剩下这座四合院的房主，此人小名留根儿，大名荣显，自署河人，却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鳏夫。

二

大四合院的格局，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四间，一间门户。南房又叫倒座，有的从倒座正中开门，有的从倒座边角开门，进门都有一座影壁。排场大的人家，南房跟正房和东西厢房有一道花墙相隔，另开一座垂花门。邳河人的小四合院，依次减等，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倒座三间，门户开在边角。等而下之，自然也就没有花墙相隔和另开垂花门了。而且，进门就撞西厢房的房山，没有空地砌一座影壁。邳河人的老爹邳响堂，大半辈子给美国教会开办的潞河中学当花匠；一九五一年潞河中学被政府接管，老头子又被调到西海子公园管花房子。西海子公园的几座池塘，有的被填土造地盖楼房，有的被排干积水种稻子，他也到了退休年龄，就回家养老，在自己的小四合院里侍弄花草草。西厢房的房山下，开出一片八仙桌大的花畦，进门只见青藤绿蔓，姹紫嫣红，香气四溢，招蜂引蝶，比千篇一律的影壁更风光高雅，赏心悦目。

一个穷花匠，怎么在解放前就有一座小四合院的家产呢？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和一九六八年的清队运动，工作队都曾专案审查，但是此时邳响堂老头儿早已寿终正寝，死无对证；邳河人咬定牙关，一问三不知；揭发检举材料虽然多达数百页，但是鸡嘴鸭舌众说不一，只得装进邳河人的档案袋里存疑。

言之凿凿的检举人，是住在西厢房的侯顶灯和娄凤兰两口子。

侯顶灯的爹是邳响堂的小舅子，娄凤兰的妈在邳响堂的原配死后，跟这位花把式相好多年，所以熟知邳响堂的底细。虽然侯顶灯的爹和娄凤兰的妈也在邳响堂之后先后死去，但是关于这座小四合院的秘史，好像他们在遗嘱里都口传这一对儿女了。

出生于四十年代的侯顶灯和娄凤兰作证，三十年代的潞河中学、潞河教堂、潞河医院的美国校长、牧师、院长，以及他们的太太、少爷、小姐和朋友，冬春两季喜欢打猎，夏秋两季喜欢捕鱼，这座小四合院原是一些美国佬捕鱼时歇脚休息之地。邳响堂服侍美国主子几十年，又为他们的男盗女娼遮羞避丑；一九四八年解放大军围攻通州，美国人仓皇逃走，就把这座小四合院赏给邳响堂了。

说到邳响堂给美国人遮羞避丑，这两口子又给邳河人身上涂抹一层神秘可疑的色彩，害得邳河人一直背黑锅，端不上铁饭碗。

他俩口口声声说邳河人来路不正，就像亲眼所见。

侯顶灯的姑母，跟邳响堂是抓髻夫妻。罗汉身子没有月信，过门十几年不开怀。忽然有一天，侯顶灯的爹接到姐姐的喜信，吉日良辰给小外甥办满月。侯顶灯的爹又喜又疑，喜的是邳门有后，疑的是其中有鬼。满月那天贵子见客，侯顶灯的爹从襁褓中的婴儿眉眼上，虽然看不出破绽，却敢断定，姐姐的脸色、身腰、神态怎么也不像月子人。几年后姐姐病死，有夫之妇的娄凤兰的妈，勾搭上邳响堂，枕席之间无话不谈，邳响堂嘴紧，也难免酒后吐真言。原来邳河人本是

潞河医院的一位中国男医生跟潞河中学的一位美国女教员所生的私生子。落生的时候，正赶上美国和日本打起了太平洋战争，通州的日本宪兵队搜捕美国人，那个美国女教员逃走之前，匆匆忙忙交给了邳响堂，留下了一条挂着小十字架的金项链。邳响堂找那位中国男医生，那位男医生是个有妇之夫，太太是有名的河东狮吼，矢口否认这桩风流韵事。邳响堂万般无奈，只得把这个孩子认为己有。听说，邳河人的生母，那个美国女教员，后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大特务；邳河人的生父，跑到台湾开一家大医院，还是蒋介石的御医。

这种荒诞不经的胡说八道，如果不是傻瓜白痴，谁也不会信以为真。邳河人具有中国人那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三大特征，一点也不像个混血儿。其它漫无边际的离奇情节，也就不攻自破。然而，在那个奖赏告密的年月，多么漏洞百出的谎言，也被视为至宝，难以确定也宁可信其有，美其名曰挂起来。

邳河人的确是一九四一年出生，一九五九年考上大学，老爹万分高兴。谁想，只念了二年，便因得了浮肿病休学回家。吃了一年的偏方，大病痊愈，正想复学上课，却不料老爹得了半身不遂，他不能不守在老爹床头，侍奉汤药，这就超过了保留学籍的期限，失去了国家分配工作的资格。老爹临死之前，害怕邳家断绝了香烟，强迫他跟自己的情人之女娄凤兰结婚。邳河人是个孝子，虽然百分之百的不愿意，可是顺者为孝，也就忍着肚子疼，委曲求全点了头。但是，娄凤兰当时只有十七岁，不够结婚年龄，民政部门不准登记。老爹不能如愿以偿，死不瞑目，又逼他和娄凤兰在病榻前拜了花堂，才含笑撒手归西。

捆绑成不了夫妻。老爹入土为安，邳河人便搬出了法典，当众声明婚约作废，娄凤兰更是水性儿，求之不得。这个小市民趣味的女孩子，原想嫁个大学生，脸上放光，姐妹堆里出人头地；大学生都是稀世珍宝，找个工作就能挣大钱，夫荣妻贵，享福行乐。谁知，邳河人冷冰冰哭丧着脸子，一点也不会温柔体贴，清汤寡水没有滋味儿。大学生的身份已被削价，到中学当个代课教员，每月只拿三十六块钱，只够一个人的嚼谷。娄凤兰大失所望，不等邳河人开口，她就吵着散伙。本来是非法同居，也就不必惊官动府，娄凤兰拿走琮响堂的一个五百元存折，算做赔偿损失，男婚女嫁各奔前程。两人分手才几个月，四清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娄凤兰在街道糊纸盒，嘴馋、手懒、爱打扮，一个月挣不出两瓶醋钱，五百元损失费花了个净光。这时她忽然感到吃了亏，又找邳河人算了账，点名要那三间北房。邳河人并不小气，但是老爹留有遗言，拉着棍子讨饭吃，也不能卖这小四合院的一砖一瓦。如果把三间北房割让娄凤兰，就像把秋海棠叶形状的中国版图掰下东北四省，拱手送人，大逆不道。好男不跟女斗，邳河人面对娄凤兰的无理取闹，撕不破脸皮；正好他的一位远房表哥邵如珪要结婚，找他借房。邵如珪当时只不过是公安局秘书科的一名小科员，但是那一身警服颇有威慑力，邳河人急忙把正房三间借给他，自己搬到西厢房。东厢房许家，是个老住户。倒座两间堆满了坛坛罐罐，劈柴煤球儿，破桌子烂板凳，插不进脚。娄凤兰的讹诈没有得逞，恼羞成怒，怀恨在心。工作队正扎根串连，精选运动骨干，娄凤兰便百般迎合，摇尾乞怜，得到了赏识和重用，于是一口咬住邳河人不撒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邳河人

没有戴上帽子，代课教员的饭碗却砸了。多亏表嫂姚静芹在造纸厂当司磅员，就把他介绍到厂里当了一名临时工。

三

通州旧城南门外，京通铁路路南，有个造纸厂，每天都从北京的废品收购站进货，一卸就是几车皮，将成千上百吨的旧书、旧报、旧杂志回炉。再生纸也要分三六九等，厂里雇佣了一百多名临时工分级论等挑选这些原材料。不看书的内容，只管纸的成色，不少纸张破旧而价值贵重的书籍，化成纸浆，只配制造大便纸。这些临时工不是文盲便是半文盲，又追求产量多拿工钱，即便是四库全书落到他们手里，也毫不可惜。众人皆醉我独醒，大学生邳河人虽不是版本学家，却懂得哪些书是名人名著，不忍看宝贵的文化财富落得如此下场，便竭尽所能，进行抢救。收购站的收购价格是每公斤六分钱，卖给造纸厂是每公斤一毛钱，本厂职工从中选购，两毛钱一公斤。邳河人一天最多能挣一块五，少时只有八九毛，大半花在了救书上。一年时光，积少成多，装满了西厢房的半间屋子；他又无师自通，钻研修书手艺，一本本、一册册、一卷卷都被他整旧如新。他一边修书一边读书，日有所知，月有所得，乐在其中，不问人间烟火事。好在住东厢房的许家，每月要交八块钱房租，也算小有所补。表哥白住他的房，表嫂心中有数，中午在造纸厂食堂吃饭，姚静芹抢着交饭票。所以，他的生活虽然清苦，倒也没有饿过肚子，冬棉夏单都穿得上。

一九六六年全国乱成一锅粥，安乐窝儿也不是世外桃

源，以娄凤兰为首的造反分子，成立了一支破旧立新战斗队。这支战斗队一出马便走向社会，队伍虽小却是最能咬人的跳蚤，打、砸、抢快似流星，贼走不空。凯旋而归，一个个的身上都胖了三圈，娄凤兰就像身怀六甲，从裤腿里洒出一张张钞票。后来，各单位的造反团群雄蜂起，占山为王，他们这支小小的流寇便像“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无可奈何鸣金收兵，回到胡同里就地闹革命，安乐窝儿里吃窝边草。娄凤兰从一号到三十六号，六十四姓一百零八家，挨门挨户过了一遍，竟没有一个地、富、反、坏、右。降格而求，矮子里拔将军，公安六条之外另选革命对象。于是，凡属平日她看着不顺眼的人都被列入黑名单，天字第一号便是邳河人。一声唢呐，啸聚喽啰，杀上门来，兴师问罪。满想把邳河人打得皮开肉绽，锅碗瓢盆砸得粉碎，出一出憋在胸头的陈年恶气。破门而入，正要行凶，从邳河人的西厢房里跳出个衣袖上戴着一尺多长红臂箍的汉子，头戴安全帽，一手皮鞭，一手撬杠，两眼通红，满脸横肉，拦住了这支窝里反的流氓地痞。

此人名叫侯连登，外号侯顶灯，邳河人的表弟，京通铁路通州南站的搬运工，眼下是红色造反者九分站的一个小头目儿。他来看望表哥邳河人，也是夜猫子进宅，要借临街的两间倒座南房，当他们的观察哨所。邳河人碍于情面，迫于势力，都不能不答应，不敢不答应。

娄凤兰天生一副贱骨头，欺软怕硬，奴性十足，光棍不吃眼前亏，鸡蛋怎能碰碌碌，急忙见风转舵，上前握手言欢，而且申请将她这支鸡毛蒜皮的人马，加入九分站。

鱼找鱼，虾找虾，瘸驴配破磨，烂杏熬倭瓜。娄凤兰和